

黔地文化

属马亦痴于画马的陈石,数十年深耕艺术沃土,在他的艺术世界里,马是贯穿始终的核心题材,也是他精神情怀的具象表达。

陈石的画室位于贵阳市观山湖区,整体陈设简洁而雅致,画桌、书架、茶桌错落摆放,空气中弥漫着淡淡的墨香。画室内,除了墙上挂着的形态各异的骏马图外,画室中心那张铺着毛毡布的长方形画桌引人注目,不少马就从这张画桌上“奔腾而出”。

不久前,陈石的个人艺术展在韩国首尔市、仁川市举办,共展出《龙马奔腾》《大漠沙如雪》《苗寨的春天》等63幅作品。

丙午马年,贵州日报天眼新闻记者采访了贵州省美术家协会名誉主席、中国书画艺术研究会副会长陈石,围绕其艺术创作经历,探寻他笔墨背后的艺术追求与文化传播。



《八骏图》(局部)。受访者供图

笔墨承古韵 描绘昂扬风骨

陈石的画马艺术,植根于徐悲鸿先生的艺术体系又自成一派。徐悲鸿长孙徐小阳为他题词“陈石画马 传承有序”,精准概括了其艺术传承与创新,成为解读其作品的核心密钥。

属马的陈石,自幼对徐悲鸿笔下的奔马心生喜爱,从临摹《奔马图》起步,后拜入徐悲鸿关门弟子刘勃舒门下,“以书入画、以线造型”的艺术理念深深扎根于其创作基因。为吃透悲鸿画马的精髓,他数十年往返徐悲鸿纪念馆临摹馆藏珍品,画室里常年摆放马的解剖模型,反复琢磨马奔跑、腾跃时的骨骼结构、肌肉起伏与受力规律,将“画马先懂马,懂马先懂骨”奉为创作箴言。

徐悲鸿将西方解剖学与透视原理融入传统水墨,结合古代画马“重神轻形”的特点,让骏马兼具精准造型与精神张力。陈石深得其髓,坚守“瘦不露骨、肥不爆肉”的造型准则,将西洋画写实功底与中国画写意神韵巧妙融合。代表作《龙马奔腾》中,简练遒劲的线条勾勒马的肩胛骨与腿部肌肉,墨色浓淡交替间,马腿蹬地的爆发力、鬃毛飞扬的动感跃然纸上,既还原奔马生理形态,又通过笔墨气韵赋予精神张力,实现形神兼备。

更深层的传承,是对“以马言志”艺术精神的接续与升华。徐悲鸿笔下的马始终与家国情怀紧密相连,陈石承袭这份艺术精神,专注刻画“奔与腾”的昂扬姿态,让骏马所象征的“忠诚”“敢于领先”“团队协作”等特质,成为承载美好品质与时代精神的图腾。《大漠沙如雪》中,黑白对比强烈的墨色凸显骏马不畏艰险的坚韧;《腾飞图》里,两匹奔马昂首向前,背景中隐约的现代建筑线条,让传统马文化与新时代同频共振。中国美协原主席刘大为评价其作品“满是时代精神的穿透力,这在当下尤为可贵”。

“传承有序”之外,陈石更以创新突破窠臼,践行齐白石“学我者生,似我者死”的创作理念。线条上,他融合颜体楷书之端庄与怀素狂草的洒脱,画马腿取颜体竖笔沉稳,绘鬃毛用狂草飞白灵动,让笔墨自带书法筋骨;技法上,大胆采用“泼彩”手法,以浓墨泼洒马的躯干,再用焦墨勾勒细节,《万马奔腾》中,群马磅礴气势扑面而来。

陈石笔下之马,以“奔”为骨、以“腾”为魂,将野性、力量与风骨熔于笔墨,既得骏马之形,更传龙马之神。其“奔”是形的疾走、势的奔涌,以酣畅笔墨定格骏马驰骋旷野的冲劲与速度感;其“腾”是神的飞扬、气的开腾,让马成为奋发向上、锐意进取的精神符号。中国美协副主席王书平盛赞其作品“笔墨灵动,淋漓酣畅,奔放的马群气势雄壮,笔墨间蕴含千钧之力”。

画作有诗心 叙写生动故事

如果说画马是陈石艺术生涯的“筋骨”,那么山水画与连环画创作便是其艺术世界的“血肉”。

在山水画创作上,陈石打破南北派系的壁垒,将北派山水重山石、显风骨的雄浑气势,与南派山水重植被、显



《天行健》。受访者供图

秀丽的灵动韵味巧妙融合。他将西方油画的凝重印象之感融入其中,形成了“既有西方油画之形,又不失东方国画之韵”的独特风格。他认为山水画不仅是对自然景色的描摹,更是画家胸中丘壑与精神情怀的写照,创作中注重笔墨的虚实结合,讲究“画中有诗”。

相较于山水画的意境表达,连环画创作更注重故事情节的传递,而历史的真实与细节,则是其创作的重中之重。多年来,陈石先后创作了《王阳明的故事》《萨普,大地的歌》等多部连环画作品,每一部都建立在严谨的历史研究基础之上。

为创作《王阳明的故事》,他先后5次前往修文县龙场镇,在阳明洞前静坐写生,翻阅《王阳明全集》与地方史料,请教王阳明研究专家确认明代服饰纹样与书院建筑结构,最终作品入选“向全国青少年推荐百种优秀出版物”。

绘制焦裕禄主题连环画时,他查阅上百张老照片,严格遵循焦裕禄“卫生衣套毛线背心扎进皮带”的着装细节,用写实笔触让英雄形象鲜活可感。红色主题创作中,他多次前往毕节鸭池河渡口,重走红军路线,聆听“木板搭浮桥”的历史故事,创作的10幅“鸭池河”系列作品,既描绘红军抢渡、军民鱼水情的历史场景,又展现鸭池河大桥、村落新貌的今日风采,让红色记忆与时代新貌交织,实现了文化传承与精神传递的双重价值。

中国书画艺术研究会副会长孙志均认为,陈石的山水画“颇具画马风格,大气磅礴、笔墨淋漓,亦不失细致的刻画”;业界认为《王阳明的故事》让历史人物“有了活生生的面孔”,《吃别人嚼过的馍没有味道》(焦裕禄)人物与背景刻画“惟妙惟肖,栩栩如生”,精准还原时代感。

大地铺长卷 滋养美好心灵

陈石始终坚信“艺术家要把创作写在大地上”,让艺术融入生活肌理与烟火人间。

贵阳市观山湖区的地标八匹马雕塑,正是其中中国画《奔腾》的艺术转化。这组雕塑坐北朝南,八匹骏马奔腾扬鬃、腾空飞奔,摒弃了传统唐马、汉马的肥壮圆润,突出肌肉与骨骼的力量感,尽显激昂奋进之态,不仅成为观山湖区的视觉标识,更传递着贵阳这座城市蓬勃向上、奋勇争先的发展劲头。回忆起当年的创作背景,陈石感慨道:“观山湖区建设初期,条件十分艰苦,资金也比较紧张,当时我们最需要的,就是一种能支撑我们克服困难、奋勇向前的精神,而马文化所蕴含的‘敢于领先、百折不挠’的精神,正是我们当时所需要的。”

“从五六岁开始涂鸦画画,到如今坚持创作几十年,我这一辈子,没有忘记过自己对艺术的初心。”这份初心,让他始终拒绝闭门造车,践行“让艺术成为滋养人心的精神食粮”的创作理念。

陈石的绘画作品受到国内外艺术家及爱好者的关注和肯定。徐悲鸿关门弟子刘勃舒,著名画家范曾、黄永玉等,著名书法家启功、沈鹏、欧阳中石等都曾为他题词题字。韩国美协协会会长赵康点赞陈石的群马图“神似天龙,形似虎跃,自然天成”。

盘州古驿道: 滇黔驿道自黔入滇最后路途

贵州日报天眼新闻记者 舒畅

从平关到胜境关的山间驿道,是滇黔驿道自黔入滇的最后一段。黑土、毛石、落叶,森林,小有挑战却少有难度的崎岖小径,正是最适宜的徒步路线。走在山崖上,会看到群山之上的草木铺陈开来的蓬勃画卷。古道的魅力并不只是凭吊过往,还有从古至今的万物生长。

这条全长1500米,最宽约2米的古道,是历史上“普安入黔路”的一部分。元至二十年(1283),自中庆(今昆明)至普安(今盘州市刘官街道旧普安)的驿道开通。据《贵州省志·交通志》记载,7年之后(1290),这条驿道有了加长版——增修旧普安以东经罗殿(今安顺)、贵州(今贵阳)、葛龙(今龙里)、达沅州(湖南芷江)的驿道。元代的“站赤”(驿站)和急递铺在这条驿道上有条不紊地铺开,原本仅满足民间通行的“民道”变成了畅通性较高的“官道”。这条连接中原和西南的驿道因其重要性,在历史上被称为“普安道”“滇东道”或“普安入黔路”。

带领我们走盘州境内古驿道并讲述它们前世今生的许维红,是盘州市第一中学的老师,更是一位专注于盘州各处历史遗迹的田野调查发烧友。脚下这条古驿道在明代之前,对许维红来说只是史书里的遥远记录;而它在明代之后的命运,开始与许维红的家族记忆有了交集。许氏四兄弟随傅友德率领的明朝大军沿这条古道自东向西行进,先到王官屯,然后随军分赴往当时云南方向的四地:水塘铺(今盘州市刘官街道水塘铺村)、龙家沟(今盘州市胜境街道永安铺)、烂泥营(无考)、猫猫石(今云南曲靖越州潦滩村)——除了无从考据的烂泥营,其他三地也都在这条古驿道上。

几兄弟在这条古驿道上的几处开枝散叶,如今几处都有大量的许氏后裔。虽然清代以前的家谱遗失,但过往都在世世代代的口口相传里。近年来,散落云贵的许氏后人开始有了联系,600多年不算短,但从地理位置上来说,大家依旧是“一条道上的亲人”。

从平关镇出发,在古驿道上走上大半个小时,到达位于滇黔交界的山脊之上的胜境关。这是古代由黔入滇的最后一站。据史志资料,明初武将傅友德率军平定云南,徐霞客考察云南,历任古滇总督履职等,都要经过此地。

当跨过滇黔边界,来到胜境坊。读书时地理课上学到的“云贵准静止锋”,这里简直就是活教材。牌坊之上,面向云南那一边写的是“晴空万里,滇黔边界”,面向贵州这边写的则是“黔疆阴雨,滇黔锁钥”。但文字终究比不过物证直观——同样是狮子石,面向云南的那只通体干燥,面向贵州的这只长满青苔;同样一棵大树,面向贵州的一侧树身爬满苔藓,面向云南的那侧安然无恙。

明王朝“平滇”役后,对这条古道进行了修整,使之变成了巩固对西南地区统治的边陲通道——滇黔驿道,明清两代直到民国时期,它都是贵州通往云南的主干道。

许维红从老辈那里听来了“扎火把”的故事:明清时,许氏族人用树枝草捆扎火把,供驿道上赶夜路的人们使用。点亮一束光亮照亮漫漫夜路,这无论对于当年驿道上的赶路人,还是这个老故事的听众,都能从中获得光亮。

与这条驿道相关的最确切的许氏家族记忆,则来自当年盘县邮政局的创立者,许维红的爷爷许兴武。在1994年为他所立的墓碑上,墓志铭里既写了许氏“祖籍南京金陵县鼓楼街珠市巷”“于明洪武年间因公务辗转移居贵州盘县水塘铺,子孙繁衍家运昌隆,迄今已十有六代矣。”又说到许兴武在民国十八年创办盘县邮政局,“当时正值邮政发轫之初,披荆斩棘,艰难险阻,自不待言复以军阀混战,天灾人祸纷至沓来,邮政公务急胜星火,筹措谋划煞费周章。”其时的邮件往来,正是通过滇黔驿道输送,许氏与这条驿道的缘分,这算得上浓墨重彩的一笔。

至于近百年后的当下,许维红在这条驿道上的无数次往返,通过田野调查

还原家族和地方记忆,就更是这份奇缘的继续。滇黔驿道沿着平关至胜境关一段向东,如今在盘州境内发掘并保存较好的路段还有小街子古道和火烧铺古道。两者都始建于元代,是“普安入黔路”的一部分。火烧铺古道长800米,宽4米,树木参天,满地松针,如果说走在常见的狭窄驿道上是在赶路,那走在舒缓的火烧铺古道就很像在漫步。

在平关村小街子古道,站在小铺子村寨口远眺,则可以看见一幅古今道路并置的图景:由上海起经贵州至云南的国道G320、G60沪昆高速、高铁沪昆客专,以及滇黔铁路、滇黔古驿道交会于此,跨越数百年的由此及彼,融会贯通,尽收眼中。

沿着小街子古道继续向东,就会到达元代的普安路路治所。明洪武十四年(1381),大将傅友德率大军沿驿道征伐云南,攻此地,之后在此设立普安卫,数年后毁于兵火。如今此处已经几乎没有古迹存留,目之所及和普通村落并无区别。只有脚下那条东西走向贯穿村庄的主干道,据说就是元代“普安入黔路”和明代滇黔驿道的一部分。

古今多少事,也都在古道中。

据《盘县特区志》,明洪武二十五年(1392),就在元代普安路路治所以西15公里,同样是滇黔驿道旁的雄镇山,明朝政府修建了新的卫城城基。站在如今盘州市双凤镇的普安卫城制高点,可以望见对面三面峭壁,易守难攻的营盘山,傅友德大军曾驻扎其上,控守驿道——滇黔驿道就在营盘山和普安卫城之间的山谷间,它的两侧是高耸的,象征着坚守与防御的军营和卫城;而它自身则是延伸着的,充满交融和互通意味的通道。动与静,轻盈婀娜与坚实伫立,它们置身一个画面里,无需言语,就已经满是故事。

出版于2014年的《盘县志》(2017年,撤销盘县,设立县级盘州市)记载,明永乐十五年(1417),在普安营盘山东麓曾修建一座文庙,是贵州唯一按皇颁标准修建的明代建筑,明正德八年(1443)和明万历十六年(1588)曾二度维修,后毁于战火。

明崇祯十一年(1638),游历中的徐霞客到达当时的普安,也就是今天的盘州市,在这里逗留了10天左右。在他的《黔游日记》中,关于这段经历的叙述占了不小的篇幅。他所看到的普安城,遭遇弘治年间的米鲁之乱,“至今疮痍未复”,就连州官衙门,“门阙无一完者”。但他还是从中找到了亮点:“然是城文运,为贵竹之首。”

许维红用一组数据来为徐霞客这句话做了注解:明代普安州,普安卫通过科举,有进士12人,举人135人,岁贡128人。就进士人数而言,名列贵州全省第三。

许维红简直就是个讲述盘州往事的“故事大王”,当问到他最喜欢的古迹,他说:普安卫城的古城墙。据《六盘水市志·军事志》记载,明洪武年间修建的普安卫城垣,以土修筑,用石包砌。1952年前,整个城垣完好,以后渐遭损毁,至1966年,毁坏过半。遗存至今的仅有北门左右一段,长1100多米,高1.2至5米不等,厚0.6米。4座石拱城门前,如今西门洞犹在,“崇仁门”石阙亦存,魁阁是卫城制高点。保存最为完好的是北门,它也是贵州明代城垣中建筑年代最早的城门,门、楼俱存,为贵州所仅有。

明代的普安卫城,是通往云南的军事重镇。如今它置身盘州市双凤镇,和镇上居民的生活区连成一体。人们每日从北门门洞中往来穿梭,又在北门外的街市上买菜、买糯米豌豆火腿茴香做成的清明粿,或者买盘州著名的火腿。古时的卫城,今时的人间,在双凤镇上时空折叠,彼此交错。

许维红说前些年北门这片修路时,他时常去工地上捡瓷片,明清的都有,太多了,“都不能以片来算,要以公斤来算。”他一捡就是几十公斤,其中几块上面竟然还有年款。它们和散落盘州各处的破碎的历史一样,需要各种追溯,细细拼凑,才能还原真实的模样。

笔下山河 墨舞龙马

驰骋于画纸与大地间的陈石画马印象

杨龙 贵州日报天眼新闻记者 赵珊珊

《春》。受访者供图



画家陈石及其作品《奔腾》。受访者供图